

新时期语文教育名家论丛

理解与创新： 人本中心的透视和解读

方智范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以人为本”，语文课程的灵魂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回归语文之本

“人本”与“文本”互动：语文教学的路向

传统与创新：语文教材的建构

文学作品教学新视野

“人心”的观照与“文情”的透视



新

时期语文教育名家论丛

理解与创新：人本中心的透视和解读

方智范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传统与创新：语文教材的建构
文学作品教学新视野

“人心”的观照与“文情”的透视

“以人为本”：语文课程的灵魂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回归语文之本
“人本”与“文本”互动：语文教学的路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理解与创新：人本中心的透视和解读 / 方智范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
(新时期语文教育名家论丛)
ISBN 978—7—5328—7115—5

I. ①理… II. ①方… III. ①语文课—教学改革—研究—中小学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679 号

新时期语文教育名家论丛 理解与创新：人本中心的透视和解读 方智范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3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行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24 印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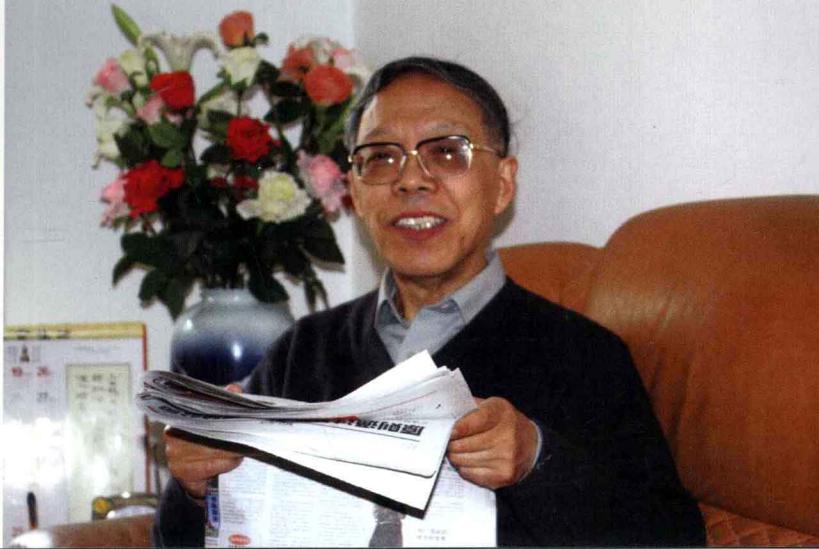
字 数：29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28—7115—5

定 价：4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539—2925659



方智范

1943年12月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慈溪。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教育部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核心成员，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全国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词学》主编。著有《语文教育与文学素养》、《中国古典词学理论史》、《艺苑心踪——古典诗文审美谈》、《短篱残菊——闲逸集》，编有《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大学语文实用教程》、《唐名家诗选赏》、《全宋词广选新注集评》、《初中语文新课程案例与评析》、《新课程实验教材精粹选评·初中语文》等书，并在《文艺理论研究》、《词学》、《文史知识》、《文学评论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曾主持“中国词学批评史”、“中国古代词派史论”等国家社科项目，获中国韵文学会夏承焘词学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论文奖等。

近十年来，以较多精力投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参与修订中小学语文教学大纲，起草《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和《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参加中小学语文教材审查、新课标骨干教师培训，主持中小学语文教材使用情况调查等，在讲课和论著中体现了关于语文课程改革的系统见解。

总序

新时期的语文教育研究，是在高扬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新文化气氛中展开的。这是一个催人变革的时代，语文教育专家学者们的精神观念、思维秩序、研究视角及方式都经受着颠覆与重建的历史拷问和深层探险。这又是一个文化精神财富迅猛增值的时代，是语文课改精神和教学创新智慧高扬的时期，语文教育新的理念和思维之树根植于教育文化生活沃土之中，并且向外在宇宙和内在心灵两个方向伸展。各种学科领域彼此渗透、交叉和融合，互为补充，拓展出一个跃动着创见与智慧的语文教育新境域。

在这样一个颠覆与重建、变革与发展的新时期，语文教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无不敞开自己的情怀，以一种变革的姿态，把自己的生命激情投注于语文教育研究领域，勇于打破单一化研究封闭模式，多视角、多层次、多维度地探究语文教育理论的新结构和全新之城。其中有学识渊博的老一代专家，也有别具创新思维的新一代学者；有高

校的知名教授，也有中小学的语文名师。他们融会时代潮流与历史轨迹于语文教育研究与探索的实践，注重强调语文教育新鲜的思想和教学新秩序，强调以新的思维方式与认识角度去透视语文教育现象和语文课改活动内在的尚未发现的真义，强调在创新探索中实现语文教育理念与智慧、语文课程理论与方法、语文教学思路与秩序的新建构，为新时期语文教育开拓了崭新的天地，找到了语文教育的新的审视点和坐标系，触摸到了过去未曾发现的语文教育的特有规律。从古代语文教育的经典智慧到惊世骇俗的当代性理思探索，焕发了语文教育本体世界的美丽光彩。新时期语文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启示人们，要把握语文教育的根本规律和特征，如同其他学科领域一样，必须不断更新理论与方法，标举新的思想和观念，以开发那些急需拓荒的空白地带，培育那些还处于幼稚状态的边缘研究领域。于是，我们想到策划“新时期语文教育名家论丛”这样一个具有使命感的出版课题。

所谓新时期的语文教育名家，主要是指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教育与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和精神引领者，是语文课改“感应之神经、攻守之手足”。撷取整合其思想理论精粹，呈现其独到的新鲜思考，旨在对语文教育与课改探索实践发挥一点推动作用，给一些陷入“课改的痛苦”和教学迷茫的一线语文教师提供一点理念与方法的启示。当然，是否真正实现了这一初衷和期待，我们不敢断言肯定。其中难免有浅陋之说，也有待于读者的评判。可即使我们的这种设想和努力由于历史时代和语文教育的更进一步发展而变成陈迹俗痕，也是值得我们洒下汗水并额手称庆。

的。因为它毕竟是新时期语文教育颠覆与重建、变革与发展的一种轨迹考察和巡视。

入选本论丛的新时期语文教育名家,是经过编委会多方面的考察和反复论证的,他们都具备两个方面的基本条件:一是高等院校的知名教授、博士生导师,在全国语文教育界颇有学术影响和众所公认的声望;二是自成一家学说,独立一家之言,在语文教育研究领域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建构性的理论思路和实践的新探索。但其中不成熟的一面在所难免,而且还有不少名家尚未列入这次出版计划,有待后续。我们期待着广大读者的指导和扶持,使这项出版课题的设计日臻完善。

新时期语文教育名家论丛编委会

2011 年春

目 录

总序 /1

卷首语 /1

“以人为本”:语文课程的灵魂 /1

我心中向往的语文 /3

“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回归语文之本 /14

“无用之用”:谈文学审美教育 /24

关注人文教育 提高语文素养 /38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目标诠释 /43

普通高中语文课程目标诠释 /65

“人本”与“文本”互动:语文教学的路向 /107

教师要成为文本作者的“知音” /109

重视读书、积累和感悟:在继承中求革新 /120

真实·扎实·和谐·灵活:教师的教学素养 /126

高中语文必修课教学实施的六大关系 /131

高中语文选修课教学实施的三个要点 /141

传统与创新:语文教材的建构 /145

语文教材的呈现方式与编辑设计 /147

语文新教材的现代品格 /188

高中语文选修教材的新建构 /198

文学作品教学新视野 /213

探索人的精神世界：打破两极对立思维 /215

由独感指向共感：创作主体的情感探析 /242

主旋律与多旋律：作品主题的复杂呈现 /255

音乐抒情与文学抒情：古典诗词的形式美感 /265

“人心”的观照与“文情”的透视 /279

神性和人性的交融：我读《离骚》 /281

让散文充盈诗性：我读《庄子》 /293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读《史记》 /304

性情·意境·语言：我读陶渊明诗 /317

个人性分与诗风差异：我读李杜诗 /329

新天下人耳目：我读东坡词 /346

直观感相·活跃生命·最高灵境：我读宋代咏物词 /356

后记 /373

“以人为本”：语文课程的灵魂

我心中向往的语文

一、我走过的语文之路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关于语文的朦胧的模式，作为语文教师，当然应该比一般人有更明晰一些、更专业一些的思考。这种思考，必然有自己学习语文经历的个性烙印，所以每个人都有自己心中向往的语文。

回顾起来，我喜欢语文当然与老师教导、语文课学习不无关系，但主要是在一种不知不觉的课外阅读环境氛围中形成的。记得小时候，一次偶尔从床下翻出几本绣像小说，其中就有《三国演义》，那时我不过十岁左右，识字还不多，硬是一半儿啃、一半儿猜地读起来，虽然是囫囵吞枣，似懂非懂，但读得津津有味。借助于文字，我能够进入那将近两千年前的奇妙世界，与其中的人物同呼吸、共命运，真正是“为古人担忧”起来。到小学四年级，有机会在课余担任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小管理员，一星期可以借阅四五本书，那是多么奢侈的精神大餐啊！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开始向更广泛的阅读领域进军。

令我至今想起来感到十分幸运的，是初中时正逢教材改革，国家编了一套文学、汉语分家的新教材，那本文学教材像磁铁一样地

吸引住了我。《鲁提辖拳打镇关西》、《岳飞枪挑小梁王》等精彩小说片断，乐府民谣，唐诗宋词，元明散曲，以及现代和外国作品，极大地刺激了我的阅读欲望，鲜活灵动、有血有肉的情节、人物和妙语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这本教材是我的最爱，保存了很长日子，几次清理旧书都舍不得卖掉，直到“文革”中被红卫兵小将抄去。我的文学情结，就是这样种下的。

高中我又有幸遇到了一位高水平的语文老师，他学养丰富，讲课思路清晰，见解独到，艺术感觉敏锐，并且很重视课外阅读指导。在他的引导下，我爱读鲁迅，爱读古代作品和外国作品，积累日多，文学情结益浓，而且正如人们常说的，“得法于课内，得益于课外”，老师的分析方法和思路，让我不知不觉地加以模仿，迁移到课外阅读中，举一反三，阅读质量也随之提高。

我个人的经验当然有限而且片面，但回首往事，我心中的语文就是在这样一片丰厚的土壤上建构起来的。我的体会是，如能引导学生多读书，读好书，读整本书，不愁学生学不好语文。

二、站在人文的立场看语文学习

在客观化、标准化考试的牵引下愈演愈烈的，是对训练的空前强调，而且演变成机械操练，大量做题，做各种练习题，做中考、高考模拟题，以至于不读书，只做题。

我并不一概地反对训练。从语文的工具属性来看，识字写字、阅读写作乃至思维方法，都可以通过训练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取得一定的效果。根据叶圣陶先生的解释：“什么叫训练呢？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1]训练的目的无他，就是要致用。这对理解如何落实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和引导。但时代在前进，当我们更多地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看问题时，就会发现，统一计划、统一教材、统一考试前提下的语文训练，教师的训“主导”不起来，学生的练也“主动”不起来，教师和学生都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应试的奴隶。再进一步看，说语文

是“工具”,也并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譬喻。更不用说现代语言观认为,语言在其本质意义上并不是工具,更不是纯客观的工具,而是人类存在的“家”,它体现着人的精神世界。

张志公先生是较早提出“语文工具论”的学者,但即使在他那篇代表作《说工具》中,他也实事求是地指出:

锄头是锄草的,而锄头和草是两码事,锄头和草并不长在一起。语文是交流思想的,语文和思想虽然也是两码事,可是由于语文是交流思想的工具,而思想是抽象的,它要依靠语文这个物质外壳而存在,所以语文和思想老是长在一起,分不开。^[2]

你看,在张先生的论述中,“语文和思想老是长在一起,分不开”,不就隐含着“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这样的理解吗?我们不能在做习题这样的训练和那种以学生的个人经验为基础、与社会生活相沟通的语文实践之间划上等号。语文实践的丰富性和它对语文素养生成的功用,绝不是做习题这样的训练可以替代的。从语文的人文性质加以观照,训练不太关注学习主体的情感态度,不太重视学生的个性因素。由于训练中的思维基本具有定向性和单一性,它更与通过语文实践培养创新能力的现代社会要求相疏离。在新课程理念之下,就人的自主发展和整体发展而言,训练越来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

我在这里还要提出语文工具性目标的“人文化”这样一个问题。例如识字写字吧,通常总认为,学生从小学习认读汉字、书写汉字,是为了掌握交际工具。然而我们常常忘记,掌握了一种语言文字,其实就是学会了本民族的思维方式,就是传承了民族精神。更何况语言文字本身就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尤其是方块汉字,它属于与世界上通行的拼音文字系统不同的表意文字,这种文字的心

理机制有其独特性。根据脑科学的研究取得的成果，科学家把拼音文字称作“单脑文字”，而把汉字称作“复脑文字”，因为前者偏侧于人的左脑功能，而后者是左右脑并用。故而汉字的特征更多地与人右脑的空间、视知觉、图形、直觉、情感、想象等功能相联系，汉字学习大大有利于对儿童的天性和心灵的开发，这就是汉字的人文价值所在。印度前总理尼赫鲁曾这样赞美汉字：“世界上有一个古老的国家，它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优美的诗。”

缘于此，有的教材在识字内容上有所突破。如这种“词串”设计：“春天/春风/春雨 柳树/小草/嫩芽 布谷/燕子/蜜蜂 梨花/杏花/桃花”，这是一个利用汉语言文字自身特点，将情感教育、审美教育融入识字教学的设计。所选都是双音词，属于二拍子节奏，而且基本押韵，让孩子在朗朗的诵读中体味汉语的音韵之美；这些词又都是春天的具象化，便于孩子把抽象的文字转化为形象的画面；更有意味的是，词与词之间不连成句子，而有间隔，这造成了“意象并置”，实际上成为了具有意义空白的语言“格式塔”，给孩子留下了想象空间，每个孩子都可以在脑海中构建出属于自己的“春意烂漫图”，其原理使我们想到元代马致远的散曲名篇《天净沙·秋思》。我还曾听过一堂这样的识字课：在根据教材教“日、水、木、舟、石”这几个独体字以后，老师设计了一个教学环节——请几个孩子到黑板上画画，把这几个字组成一幅完整的图画。其中有个孩子别出心裁，在一个圆圆的“日”四周，加上了一条条曲线，表示这是太阳的光芒。老师抓住这一创意，问他为什么这样画。孩子憋了半天，突然蹦出一句：“这个太阳是刚刚烫过头发的！”听课者哄堂大笑之余，为之震撼。啊，一个烫了头发的太阳！这简直是绝妙的诗句，放在任何朦胧诗人的作品中都不会逊色。例如，当年顾城就写过这样的诗句：“别加糖/在早晨的篱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红太阳”（《安慰》）他在谈创作感想时说：“众多的体验在骚动的刹那就创造了最佳的通感组合。有一次，我看到太阳，一

一下子就掠过新鲜、圆、红、早晨等直觉和观念,想到了草莓,甜而熟的草莓,于是就产生了这句话:太阳是甜的。”怪不得有人说儿童是天生的诗人呢!得到老师赞许的这个孩子,他学到的何止是几个字?汉字的无穷奥妙,值得我们好好玩索;汉字的审美价值,也应该得到我们的重视和发掘。由此我想,语文的工具性目标,可以努力在教学过程和教材中把它人文化。

三、逻辑思维高于形象思维吗?

我们语文教育界长期以来还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认为逻辑思维高于形象思维。在片面思想指导下,语文教学容易把复杂的对象简单化,以致陷于固定套路或程式,热衷于明确的答案和结论。这样语文课必然变得越来越缺少形象和情感,实在偏枯得很了。

在当前,形象思维能力的培养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不存在高低之分,在语文课程中应该提倡促进学生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协调发展。有意思的是,在我们文科教师强调逻辑思维的时候,自然科学家们却在强调形象思维在培养人的创造力方面的重要作用。钱学森告诫我们:“语言学的重点都是讲有关抽象思维的语言的,要研究形象思维,不能走这条路。老实讲,你们这些中文科教师,如果用语句结构、语法分析这套教学法,我看教不出有艺术思维的好学生!”^[3]我们现在开始重视创造性思维,而创造性思维是多种思维协同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尤其离不开直觉和灵感。现代物理学开创者爱因斯坦提出“想象力比知识本身更重要”,宣称“我相信直觉和灵感”,而且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逻辑思维在认识世界方面的局限性:“企图以理论物理学家所要求的精密性和逻辑完备性来重现一切比较复杂的事件,这不是人类智力所能及的。高度的纯粹性、明晰性和确定性要以完整性为代价。”^[4]我们不妨把爱因斯坦这段话中的“比较复杂的事件”看成是阅读的课文尤其是文学作品,这位伟大的自然科学家对事

物完整性的见解是多么深刻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汤川秀树认为，很难在科学的两种思维方法即归纳法和演绎法中，发现能够使人类思维成为真正创造性的根源所在，尽管我们很熟悉这两种方法。他在《创造力和直觉》一书中以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为例，令人信服地论证了想象力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直觉和类比才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形式：“……这种片面的抽象化趋势缺乏某种对于创造性思维来说是很重要的东西。不管我们从日常生活的世界走开多么远，抽象也不能通过它本身来起作用，而是必须伴之以直觉与想象。爱因斯坦具有一种关于我们的空间—时间世界的很高级的想象力，这使他能够建立起一种令人惊异的广义相对论和引力理论。”^[5]

如果进而从“开发右脑”的角度来思考，那么人的右脑与形象思维的关系最为密切，右脑的开发直接关系到人的灵感和创造力。科学家指出，作为现代高科技产物的电子计算机，它所能够替代人的只是左脑的工作，而现代社会更缺乏的不是左脑型的办事人员，而是富有创造活力的右脑型人才。一个人在儿童时期，左、右脑的功用几乎是混沌不清的，语词和图像、言语和行动、理智和情绪是自然交融的，因此儿童的心理气质是属于艺术型的。所以可以说，小学至初中阶段是学生形象思维发展的最佳时期。但在我们小学里还在发生这样的事：一个小学生做词语填空题“弯弯的月亮_____地挂在空中”，她填上了“轻盈”一词，老师判她错，因为规定的标准答案是“高高”。类似将“知”与“情”剥离，只重视认知而忽视体知，一味追求抽象概括、追求标准化的例子还有许多。随着逻辑思维的发展，语言逐渐失去了它的情感职责，日益走向科学化，以至于只剩下具无血无肉的骨架子。语文教学如果轻视形象思维，被唯科学主义误导，就只能教着“无血无肉”的“标准化”语言，这将是多么可悲！